

此紫菲

李元洛◎著

—— 诗词经典导读 ——

揭示古典诗词魅力的
诗歌爱好者的一部枕边书
诗学与散文名家李元洛的扛鼎之作

奥妙

余光中、洛夫、黄维梁、周笃文等海内外名家联合推荐



红紫芳菲

李元洛◎著



——
诗词经典导读
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紫芳菲: 诗词经典导读 / 李元洛 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5075-2834-3

I. 红… II. 李… III. 古典诗歌—鉴赏—中国 IV. I20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5294 号

书 名: 红紫芳菲: 诗词经典导读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2834-3

作 者: 李元洛

策 划: 李黎明

责任编辑: 姜艳艳 潘 婕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特约编辑: 李黎明

特约校对: 李梅斌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b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编辑部 010-5833626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腹有诗书气自华

——漫谈诗歌的欣赏

中国优秀的古典诗词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、文学的经典、诗美的宝库，也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。阅读与欣赏古典诗词，不仅是一种含英咀华的过程，也是提升当代人人文涵养与精神品位的重要途径。

高山流水觅知音——创作与欣赏互为对象

创作与欣赏，是一对互为对象的美学范畴，它包括了“传达者的审美——美感信息的可传达性——接受者的欣赏力——接受者的审美再创造”这样一种四重组合关系。因此，有如挑战者必须要有挑战的实力，从“读者反应美学”（或称“接受美学”）的观点看来，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作品，要为读者（或称欣赏者）所欣赏或鉴赏，它就必须具有可欣赏性或可鉴赏性。作品对于生活与作家自己是一种表现，对于读者则是一种美感经验的艺术传达，这样，可欣赏性或可鉴赏性，也可称为可传达性。因此，就“怎样欣赏诗歌”而言，这个命题有两个关系项，一是作品，一是作为欣赏者的读者，它必须首先具备作品是可以被欣赏的这一先决条件，同时当然也必须具备读者是有能力欣赏的这一条件。作品传达的范围大小不一，传达的程度深浅不同，传达的时代先后有异，但同为可传达的这种性能则一。如果作品缺乏可欣赏性或可传达性，像某些诗作，如同一眼见底的平沙浅水，好像一塌糊涂的混浊泥塘，那就自然不在我们所说的欣赏之列了。

作品具有可欣赏性这一前提既已确立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欣赏者的应战，否则诗

人就会发出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”（杜甫）的长叹。作为欣赏者，必须具备审美欣赏的能力。例如伯牙鼓琴，巍巍乎志在高山，洋洋乎志在流水，他的琴曲是颇具可传达性的，但是，钟子期如果没有一双“音乐的耳朵”，也就不可能“知音善赏”。诗歌，是文学之母，是文学的精华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，欣赏诗歌，一般而言，需要有比欣赏戏剧、小说、散文更高层次的审美水平。提高对古今中外的诗歌佳作的欣赏能力，培养欣赏好诗的慧眼灵心，是提高全民族的审美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“提高到但丁的水平”——必要的知识准备

欣赏能力的培养和提高，有赖于欣赏者具有必要的知识准备与合理的知识结构。曹子建有云：“盖有南威之容，乃可论其淑媛；有龙泉之利，乃可议其断割。”克罗齐在《美学原理》中也说：“要了解但丁，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。”一个吹的是东方的洞箫，一个拉的是西方的提琴，乐器虽然不同，但乐理一致。对诗歌的审美欣赏，需要欣赏者有较高层次的、多方面的学识素养，包括对诗歌本身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律的了解。

欣赏古典诗歌，由于时代的不同、生活的变异，古典诗人又特别讲究承传和用典，因此就更加需要欣赏者有充分的知识储备。“茂陵刘郎秋风客，夜闻马嘶晓无迹”，这是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的开篇，清代研究李贺的专家王琦却批评说：“然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为刘郎，又曰秋风客，亦是长吉欠理处。”“茂陵”，系汉武帝的陵墓，即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，也是秋风中的过客，李贺的思想相当符合自然辩证法，也颇为“解放”，为王琦所不及，至于王琦批评他称汉武帝为“刘郎”而不免失敬，这固然是王琦的正统观念作怪，也是由于知识上的欠缺所造成的失误，因为唐代人称父为“郎”，称皇帝亦可为“郎”，李隆基排行第三，故称“三郎”。《唐诗纪事》引郑嵎《津阳门诗》：“三郎紫笛弄烟月，怨如别鹤呼羈雌。”郑嵎自注云：“内中皆以上为三郎。”博学如王琦，尚且不免出错，知识贫乏的读者，恐怕就只能徘徊在诗的门墙之外，更谈不上登堂入室窥其堂奥的欣赏了。

除了一般的社会生活知识和书本知识之外，欣赏者还必须具备诗学本身的知识。怀乡念远，是当代台湾诗坛的习见主题，如亚微的“牵也牵不住的小雨丝丝哪／

总在我心深处／挑着／刺绣着／缠绵的乡愁”(《故乡的雨》),彭邦桢“而后又手捧一把雪像是手捧故乡”(《悲雪》),蓉子“呵／谁说秋天月圆／佳节中尽是残缺／每回西风走过／总踩痛我思乡的弦”(《晚秋的乡愁》),余光中“而现在／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／我在这头／大陆在那头”(《乡愁》),繁声竞奏,读者可在横向诗艺比较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,同时,也不妨作纵向透视。

洛夫是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台湾著名诗人,两岸尚未开放时,1979年3月洛夫应邀访港,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诗人余光中驾车,陪他参观深圳河对岸落马洲之边界,返乡情怯,他归而作《边界望乡》一诗。下面是这一名作的第二段:

雾正升起,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
手掌开始生汗
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
乱如风中的散发
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
一座远山迎面飞来
把我撞成了
严重的内伤

李白和白居易先后有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与“一夕高楼月,万里故乡心”之句,王安石和辛弃疾也分别有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(《题湖阴先生壁》)与“遥岑远目,献愁供恨,玉簪螺髻”(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)的警句,欣赏《边界望乡》,通古今之邮,读者自可获得深层的美感,如果再参照如下篇章和断句,欣赏的境界当可层楼更上:

宿鸟归飞尽,浮云薄暮开。

淮山青数点,不肯过江来。

——(元)杨奂《题江州庾楼》

鄂渚地形浮浪动，汉阳山色渡江青。

——(清)陈恭尹《岁暮登黄鹤楼》

从淮山之不肯渡江和汉阳山色之渡江，可以从诗学上加深对洛夫“一座远山迎面飞来……”这灵思妙想的领悟，你甚至会承认出色的新诗并不会让古典诗歌专美于前。是的，读者是有层次的，欣赏也是有层次的，不必对所有的欣赏者提出一律的期望，但诗歌欣赏的美学胜境，却有待高明的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不断追求。

回答缪斯的挑战——丰富的生活阅历

诗歌欣赏能力的提高，与欣赏者生活阅历的丰富分不开，欣赏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验，有助于欣赏指向的正确，也有助于欣赏内涵的丰富和欣赏力的深化。

张继的名作《枫桥夜泊》中有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之句，欧阳修批评它“理有不通”，因为三更不是打钟之时（见《六一诗话》）。且不说夜半钟声鸣响传扬在许多唐人的诗句里，并不是张继的一家独奏，直到宋代叶梦得和陈岩肖还分别证明：“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，盖公未尝至吴中。今吴中山寺，实以夜半打钟”（《石林诗话》），“然余昔官姑苏，每三鼓尽四鼓初，即诸寺钟皆鸣，想自唐时已然也”（《庚溪诗话》），可见，有实地的生活经验，有助于对诗境的鉴赏。而即使是对同一作品的欣赏，也常常会因为欣赏者阅历的加深而得到新的领会，获得深化的美感体验。宋代诗人黄山谷中年时曾为陶渊明诗卷作跋，他说年轻时读陶诗“如嚼枯木”，待至年岁已长，历练加深，才解得陶诗的其中味。异代异国而同调的是，老托尔斯泰说他少年时读司汤达的作品不甚了了，四十年后重温，才明白作者的匠心，才有了“清楚的理解”。这种欣赏经验具有普遍意义，少年时诵读和有了一定人生经历之后再去讽咏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与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那美感体验的内容不是有深浅广狭之别吗？

读一首好诗，就是回答一次缪斯的挑战。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，读者不但不能博取胜券，而且只能高举白旗，或是落得全军败北。

与作品的感应和交流——感性的投入，直觉的印象

正如同一个缺乏“音乐的耳朵”的人，无法欣赏伯牙的琴音与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，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，就无法欣赏一首好诗。但是，假如具备了欣赏作品的主观条件，那么，要怎样才能领略到一篇佳作的妙境呢？法国小说家法朗士有一句名言，我至少读过两种译文，一是“文艺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”，一是“一切真正的批评家都只是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探幽访胜的经过”。两种译文，各尽其妙，都形象地说明了欣赏或批评文学作品时的心路历程。

欣赏与批评是两个内涵不同而又部分重合的范畴。“批评”的字源出于希腊文，意思就是辨别、审判。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人类对文学的一种道德的美学的评价，一种高层次的心智活动与思维探讨，真正的批评家必然是作品的高明的欣赏者，而欣赏呢？欣赏虽说偏于个人的主观审美判断，但高层次的文学欣赏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批评活动，对一首好诗的欣赏，是欣赏者的灵魂在作品中“冒险”或“探幽访胜”的过程，我且对这一过程的路标，作一个大致的描绘。

诗是美文学，诗的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。一首诗作，包括语言和表现艺术两个偏于外在的层面，也包括人生经验和思想感悟两个偏于内在的层面。欣赏者欣赏一首诗，当然包括对外缘与内涵的整体感受和综合探讨，这种感受和探讨的历程，基本上是由“感性的投入”（印象）——“理性的参与”（分析）——“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与升华”（创造）这三个路标所指明的。

诗的本质在于抒情，或者说，诗是一种抒情的文学，欣赏一首诗，起点就是初发的印象、直觉的感受、超乎意识与理性分析的感情活动，并不首先就是冷冰冰的数学论证或医生手术刀般的无情解剖，因为那是一种非感受、非审美的态度。年轻的白居易去求见长安名士顾况，顾况在读到他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之前，先是说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，读后又改口说“居易何难”，大加赞赏。韩愈送客归来极为困倦，少年李贺持诗请见，韩愈一读他的《雁门太守行》就惊叹不止，“却援带，命邀之”而待若上宾。这都说明优秀作品一读之下就能给人以强烈的美的刺激，同时也证明了对欣赏者所应强调的，首先应是感情投入。是的，诗的欣赏也是一种艺术，首先是感受的艺术，是把握感情内容的艺术，是对审美对象感情的体验和领悟。袁宏道，是明

代“公安派”的三袁之一(兄袁宗道,弟袁中道),徐文长是稍长于袁宏道的一位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才多艺的人物,袁宏道对初读徐文长作品时的美感心态,在《徐文长传》序中有一段传神的描述:

余一夕坐陶太史楼,随意抽架上书,得《阙编》诗一帙。恶褚毛书,烟煤败黑,微有字形,稍就灯间读之。读未数首,不觉惊跃,急呼周望: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?今邪?古邪?”周望曰:“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。”两人跃起,灯影下读复叫,叫复读。僮仆睡者皆惊起。盖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。噫,是何相识之晚也!

欣赏者作为审美主体,要能与作品这一审美客体发生感应和交流,自己也要具备美的灵心和慧眼,对好作品能作出迅速强烈的“感情反应”,并进而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袁宏道读徐文长作品的态度启示我们:欣赏者对于好诗应该有一种直接感知的领悟力,如果作品是出色的,而欣赏者缺乏应有的强烈美感激动,那只能得出欣赏者缺乏足够的美的素养之结论。袁宏道曾经说,徐文长胸中有一股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所以他的诗作语幽愤微。袁宏道当时读的是徐文长的什么大作,我们已无法请他再加说明了,但“战罢亲看海日晞,大酋流血湿龙衣。军中杀气横千丈,并作秋风一道归”(《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》),“皓态孤芳压俗姿,不堪复写拂云枝。从来万事嫌高格,莫怪梅花着地垂”(《王元章倒枝梅画》),一首赠抗倭名将戚继光,写同仇敌忾的爱国豪情,一首题元末大画家王冕梅枝倒垂画,抒怀才不遇的满腔幽愤,确实都是可令人咏之、歌之甚至手舞足蹈之作。

在作品中寻幽访胜——理性的参与,知觉的分析

继感情的投入与直觉的印象之后,更高层次的欣赏活动就是理性的参与和知觉的分析了,这种依据知识、经验、见解与领悟力所做的分析推理的理性把握,是对诗作进行深入欣赏的必要层面。中国古典的主要以诗话词话形式表现的诗歌评论,强调艺术感受和行文的文采,片言挾要,直探诗心,不乏精辟之见,而且可读性高;但这种作为我国诗歌传统鉴赏主流的印象式批评,和西方体大虑周、分析细密的诗歌批评比较起来,知性与系统性则均感不足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曾经认为艺术的美

有两类，一类是“艰难的美”，一类是“容易的美”。诗之美大约也有如斯两类吧？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和普希金的《致凯恩》就属于前者，而李商隐的《锦瑟》和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就属于后者。领略“容易的美”尚且需要理性的支持，阐释“艰难的美”就更需要借助于理性的逻辑分析了。如《诗经》中的《秦风·蒹葭》和《陈风·月出》一样，是中国诗史上最早地表现朦胧美的作品，惟其朦胧，所以具有诗的多义性而解说纷纭，下面是其中的一章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

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香港文学评论家璧华认为：“永远不断地追寻，这就是生活的真谛。用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个诗意的生活真谛的作品，不独外国有，中国也不少……诗中的‘伊人’并不是仅指心上人，而是象征着想象中的美的事物……这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现代情调的诗作之一，诗里的象征性形象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。”（见《幻美的追寻》一书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）璧华的意见，就是他对这首诗的深层次的发现，专家之论固然不同于一般读者的欣赏，但对一般读者的欣赏不是更具启示意义吗？

今天的读者欣赏古典诗歌，需要从感性到知性，如果不仅有一般历史文化的知识，而且对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有所了解，懂得一些诸如系统论、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现象学、主题学、符号学、新批评、接受美学、原型批评、结构主义等原理，就能够在欣赏中通古今之邮，赋古典以新貌，汇通中外，即民族而见世界。如杜甫的《客至》与《登高》，这是两首写作时间不同而情调迥异的作品，历来论者多矣，但香港学者黄维梁却根据佛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予以对比分析，撰有题为《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——试用佛莱“基型论”观点析杜甫的〈客至〉与〈登高〉》（见黄维梁著《中国文学纵横论》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）的文章，融古入今，从季候中见永恒，一新读者耳目。古典诗歌如此，欣赏新诗佳作同样需要相当的美学素养与思辨力，以对作品做理性的疏解与分析，如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名作《错误》：

我打江南走过

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

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

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

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

爱音不响，三月的春帷不揭

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

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

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……

香港学者黄维梁曾撰有《郑愁予的〈错误〉》一文予以赏析（见黄维梁著《怎样读新诗》，香港学津书店 1982 年版），他从多角度探讨此诗的内蕴与诗艺。例如他说诗中写怨情，“其得力处在最后两行，特别在‘美丽的错误’数字。‘美丽的错误’是所谓矛盾语：错误而谓之美丽，就常理而言，是矛盾的，自布禄克司标举以矛盾语论诗后，谈艺之士，皆能对诗中此类字句，侃侃析论”。不学如我，尽管可以补充说明何其芳早期诗作《花环》的结句是“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，你有更美丽的天亡”，郑愁予也许在《花环》前焚过一瓣心香，但是，当代诗学中的“矛盾语”一词，我却是在黄文中第一次接触到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欣赏者具备相当的艺术感受力和分辨力，又能兼有中国传统批评和西方现代批评的长处，当更能在佳作中寻幽访胜。

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——欣赏者的艺术再创造

欣赏的最高境界，在于欣赏者将感性与知性结合起来，让自己的心灵与诗人的心灵契合，对诗的境界作艺术的再创造。鉴赏想象力，是审美感受的心理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艺术欣赏有时也是艺术创造的同义语，所以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，批评家“以艺术作品为起点，从事新的创造”。是的，诗的创作离不开诗人的联想和想象，诗的欣赏，也离不开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，高明的欣赏绝不只是作品内涵的再

现和复制,而是作品的扩展与升华。欣赏者在获得审美初感之后,静观默察的审美理智使他展开“视通万里”的空间联想和“思接千载”的时间联想,对诗的意境进行审美再创造,得到属于自己的更多的审美发现与喜悦。巴尔扎克在《幻灭》中借人物之口说:“真正懂诗的人,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心中去发展。”看来,这位法兰西社会生活的书记官,倒很懂得诗的欣赏的妙谛。

秋日黄昏,山中落日,这是我们许多人都曾经见过甚至习焉不察的景色了,但余光中却将自然景观化为艺术作品,将生活化而为诗,那就是他抒写这一题材的《山中传奇》:

落日说黑蠕蠕的松树林背后
那一截断霞是他的签名
从焰红到烬紫
有效期间是黄昏
几只归鸟
追过去探个究竟
却陷在暮色,不,夜色里
一只,也不见回来
——这故事
山中的秋日最流行

聪慧的读者,这一首诗宛如中国古典诗歌中写景的绝句,以少胜多,以短胜长。它能唤醒你的生活经验,唤起你的审美愉悦而参加作品的再创造吗?每读此诗,我总是忆起我人生经历中许许多多难忘的山中黄昏,秋日登高的湘西白马山的黄昏,乍见而惊艳的张家界的黄昏,年轻时和恋人坐爱枫林而流连忘返的岳麓山的黄昏……

“好诗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”,愿天下有更多的好诗;“音实难知,知实难逢”,也愿好诗在天下有更多的知音!



目 录

自序：腹有诗书气自华

一等襟抱一等诗(襟抱篇)

001 / 人格美的光芒

004 / 江山也要文人捧

007 / 诗好官高能几人

010 / 壮游的典礼

013 / 笔墨林中大丈夫

016 / 晚潮中的巨浪

019 / 秋之颂

022 / 咏史诗的奇葩

025 / 登临览胜的时代悲歌

028 / 词家射雕手

032 / “天下士”与“岳阳楼”

035 / 一脉相承“乐府诗”

038 / 一等襟抱一等诗

041 / 去留肝胆两昆仑

天机云锦用在我(构思篇)

- 044 / 接力的火炬
- 048 / 弹指之间去来今
- 051 / 变化多方的万花筒
- 054 / “一分为二”的谜团
- 057 / 丈夫未可轻年少
- 060 / 锦上添花诗更美
- 063 / 诗中之龙的九级浪
- 066 / 风采独具的一枝
- 069 / 灵心圆映三江月
- 073 / 花的家族中的奇葩
- 076 / 欸乃一声山水绿
- 079 / 妙手与妙文
- 082 / 怀人念远的回旋曲
- 085 / 孤峰不与众山俦
- 088 / 小而弥香的米兰花
- 091 / 诗的车轮和羽翼
- 094 / 大时代与小悲欢
- 098 / 诗创作的春消息
- 101 / 不老的诗心
- 104 / 小李白的大创造
- 108 / 慷慨悲凉梦幻曲
- 111 / 日星耀彩 江海扬波
- 114 / 律诗的强弓与高手

鸳鸯绣出从教看(技巧篇)

- 117 / 初唐的基石
- 120 / 诗林里的珍奇
- 123 / 尽而不尽的余音
- 126 / 鹰隼出风尘
- 129 / 诗的袖珍独幕剧
- 132 / 笔花飞舞
- 135 / 多棱形的钻石
- 138 / 美轮美奂的殿堂
- 141 / 艺术的宝玉
- 144 / 面面生辉的光芒
- 147 / 诗与画的联姻
- 150 / 波翻浪涌的河流
- 153 / 不比不知道
- 156 / 看似寻常最奇崛
- 159 / 精光四射的笔墨
- 162 / 羽毛绚丽的比翼鸟
- 165 / 一帧明丽的水彩
- 168 / 诗教与诗艺
- 171 / 情景分写的望乡之曲
- 175 / 漩流与回风
- 179 / 诗的舞蹈
- 183 / 花枝的色泽与芬芳
- 186 / 仪态万方的美人
- 189 / 这不是文字游戏
- 192 / 闪亮的矿石
- 195 / 卧听银潢泻月声

- 198 / 旧词翻作新句
202 / 撒网与收网
205 / 诗的摇曳多姿
208 / 田园风情画
211 / 乐器中的七弦琴
214 / 久违的蛙唱
217 / 沉埋已久的珍珠
220 / 带刺的玫瑰
223 / 并蒂的莲花
227 / 浪花丛中摘一朵
230 / 诗海的明珠
233 / 秋波流转
236 / 变幻多姿的云彩
239 / 桥梁与翅膀
242 / 悲歌恨曲
245 / 美视与美听
249 / 三峡姊妹篇

清词丽句必为邻(语言篇)

- 252 / 诗中的“华彩”
256 / 诗的纪念碑
259 / 一盏清远的香茗
262 / 独钓中唐的满天风雪
265 / 人工与天籁
268 / 甘苦寸心知
271 / 未冷的诗句与时光
274 / 寻常景物口头语